

UN AMIGO DESCONOCIDO
CONVERSACIONES
ILAN STAVANS Y XIAOHAI

陌生的朋友

依兰·斯塔文斯与
小海的对话

〔美〕依兰·斯塔文斯 / 著
小海

周春霞 / 译

两种文化的碰撞，一次心灵的对话

诗歌与全球化
东方与西方
背对后世
译与讹
.....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UN AMIGO DESCONOCIDO

CONVERSACIONES
ILAN STAVANS Y XIAOHAI

陌生的朋友

依兰·斯塔文斯与
小海的对话

〔美〕依兰·斯塔文斯 / 著
小海

周春霞 / 译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生的朋友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 / (美) 斯塔文斯，
小海著；周春霞译. — 太原：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14.9
ISBN 978-7-5378-4209-9

I. ①陌… II. ①斯… ②小… ③周… III. ①东西文化—文化交流—研究 IV. ①G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24790号

书 名：陌生的朋友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
著 者：(美) 依兰·斯塔文斯 小海
译 者：周春霞
责任编辑：庞咏平
装帧设计：张永文
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：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：030012
电 话：0351-5628696(太原发行部)
010-57571328(北京发行部)
0351-5628688(总编办)
传 真：0351-5628680
网 址：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经 销 商：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：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mm×1240mm 1/32
字 数：150千字
印 张：6
版 次：2014年9月第1版
印 次：201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378-4209-9
定 价：28.00元

— 引 言 —

小海：在《陌生的朋友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中文版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候，我要说，斯塔文斯，是你2012年6月初偕夫人艾里森·斯帕克斯（Alison Sparks）教授出席《加西亚·马尔克斯传——早年生活（1927—1970）》在中国出版首发式时的一次旅程，催生了这部“对话”。现在，到了我们要把这本对话录介绍给不同国家、不同语种的读者的时候了。我看到你为中文版对话录拟出的书名，和我想到的有不谋而合之处。你给出的四个书名分别是：1.《世界的一半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；2.《陌生的朋友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；3.《东方与西方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；4.《镜子的另一半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。之前我拟出的书名是：1.《共同的世界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。我的理由是，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，我们面对的虽是一个“共同的世界”，并绝不等同于“同一个世界”。读者们很快会发现，由于生长环境、文化背景和个人视域的差异，身处东西方的两位对话者除了彼此惺惺相惜的一些共同点之外，他们关于这个共同的世界却有许多不同而有趣的独特视角，可以引发思考。2.《一个约定：依

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。记得你们到访苏州的三天中，我们有过多次广泛、热烈和深入的交谈，因为意犹未尽，约定在你回国后继续进行。其实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当时我还有些犹豫，主要是担心它能否完成。但今天，我说这是个美好的约定，因为不同语言的读者们很快就会读到了。当然，实现这个约定，处于幕后的西班牙语译者周春霞小姐发挥了热情与娴熟的中介作用。斯塔文斯，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对话？同时，对中国读者有什么要说的？

斯塔文斯：这是我所参与过的最具有挑战性和话题性的对话。我曾与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记者、诗人、翻译家、小说家、政治家等等进行过对话，但都是用同一种语言——或者是西班牙语，或者是英语，或者是希伯来语。我们的对话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众不同——我们来自不同的环境，说不同的语言。因此，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我们依靠着我们的媒介——周春霞，她是一座桥梁。在接下来的对话中，她会保持沉默，就是说退到幕后并保持一定距离，但是在结语中我和小海会邀请她加入进来。读者也许会好奇，我们的观点如此不同，作为中间人的她起到了什么作用？我们观点不同，但并非背道而驰，对话所主要揭示的并不是将我们分开的东西，而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。

2012年，我的中国之行是一段特别的经历。我有机会第一次了解一个梦中的国度。中国，对我来说，曾经是一个奇异的海外国度。这种观点来源于我所接受的教育：我们没有的，与我们不同的，便被视为“异域

的”，甚至是有危险的。中国在西方是——也仍然是——一种乌托邦般的存在。也许是“反乌托邦”（即 *dystopia*）。小海，你知道在希腊语中乌托邦就是“不存在的地方”。当我来到中国后，发现确实存在这样的地方，但是这样的异国特色并非离奇不合理。人们的行为方式，思维方式，看待过去、现在与将来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。我用“独一无二”来形容，因为与我自己的世界观相比较，它们是奇特的。

能认识你，我感到非常幸运。与你一起度过的时光为我开启了一扇窗户，温暖了我的旅程。仅仅与你交流了几句话，你就让我感到非常亲切，或者说是同理心——我们有共同之处，是灵魂的伙伴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们的对话应该继续下去，我们应该想办法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。我向你提出，在我回国后以邮件的方式继续我们的对话，最后用书的形式确立下来。当时我也不知道结局，我想，很多时候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希望是一回事，现实是另一回事。

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完成了我们的设想。因此我能说，毫无疑问，中国的相遇只是一个开始。我从你身上学会了很多——你的谦逊和信念坚定。同样，我也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看自己——我就是我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但是如果敢于从他者的眼中看我们的投影，我们还可能是其他的。在这些交流中，我了解了你，也了解了我自己。

把我们的交流分为若干章节，毫无疑问是人为的，人生本身是没有章节的——发生了，没有中断，纷繁往复。正是我们自己回望过去，在纷繁混乱的生命中找到了一点秩序，给了生命关联性。一开始我建议按我拟定的章节展开对话，因为我想这样的结构会帮助我们获得成果。现在重读我们设置的章节，篇幅并不平衡，有些长，有些短，其中一些章节很让我满意。我既感到满足，又觉得被束缚了。满足是因为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和话题，前后也很连贯，尽管有时候我想要离题远一些，或者挖掘得更深一些。感到束缚是因为设好框架后有时候我们就无法自由讨论，也就是说，无法像爵士乐那样允

许自由发挥。并不是说没有秩序，而是说一种打散的秩序。那样的话也许会令读者不知所措，尽管生活中每一天都是由无序统治着的。

你提到了书名，我选《陌生的朋友：依兰·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》，因为其中包含了我们开始对话时的不确定性。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朋友的？一开始我们的友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？关于爱的定义，最近我想了很多，在对话中也向你表达了我的看法。我不认为“爱”这个词足以表达所有的它所承担的意义。我们爱朋友与爱情人的方式一样吗？爱母亲与爱上帝呢？爱我们的国家和大自然呢？

我们成了朋友，因为我们希望建立起友谊，而不仅仅是陌生人。尽管我们交流了很多，但因为很多原因，我们仍然算是陌生人。首先，拥有一个朋友不代表你完全了解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有多少朋友仍然让我意外。他们与我期待得完全不同。这种意外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仍然是朋友。我想你我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意外。此外，由于文化原因，我们互不了解对方。你在东方，我在西方；你用一种语言，我用另一种；我们是朋友也是陌生人。

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？是对词语的热爱。我们都是词语的工匠，我们的工作有赖于它们。我们通过它们来看世界。读者眼下也只是词语。还有，词连成句，句组成段，段汇成章节，更多的章节就形成了一本书。这本书即是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未知。

本书见证了此刻的我们是谁，与过去的我们是不同的，将来也必将不同。而唯一存在的时间，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在此刻，我们的这本书永远是在此刻。

— 目 录 —

第一章	诗歌与全球化 /	001
第二章	记忆之创造 /	027
第三章	语言和关联 /	039
第四章	东方与西方 /	055
第五章	文学与经济 /	077
第六章	作家与权力机关 /	087
第七章	背对后世 /	103
第八章	存在上帝吗 /	115
第九章	译与讹 /	135
第十章	关于经典 /	159
结 语	/	175



第一章

诗歌与全球化

POESÍA Y GLOBALIZACIÓN



斯塔文斯：西方世界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奇特的交叉路口：文学日益衰落；通过读者数量来衡量一本书成功与否；其他艺术，特别是通过视觉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艺术，吸引了人们所有的注意力。在所有文学体裁中，诗歌是最边缘化、最小众的文学形式。诗歌类书籍影响范围小，读者少；甚至有人认为（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），诗歌正逐渐消亡。

小海：教授，你谈到了诗歌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惑——电影、舞台剧、电视、网络等传媒方式的竞争，电子阅读给书籍带来的冲击和影响，进而可能担忧诗歌甚至文学的衰落。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在全世界范围内，看上去读者在不断流失和减少，但诗歌和文学不会消失，真正的读者（请注意，我说的是真正的读者）也会一直在那儿，是不增加，也不会减少的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诗歌与文学创造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，对诗歌与文学的关注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注，就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。只要人类的痛苦、焦虑、希望和梦想不断，诗人和作家的笔墨就不会干枯，人类的阅读就会永远存在。文学与人类的生活是平行的，哪怕历经千年以后仍存活的作品，依然让我们心旌摇动，依然有呼吸，有温度。她和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依然有或隐或现的对应关系，不是吗？很奇妙的感觉。我们依然可以和那些古老的祖先对话，好像我们曾经活在他们中间一样；他们身上的病，我们今天依然生着；他们身上的勇气依然在我们身上保留着。可以说，没有了诗歌与文学，我们的人生就



不完善、不圆满，就无法了解自身，等于是人类自动放弃了“隐匿的翅膀”，只能像爬行动物一样永远匍匐在大地上。当今纷纭繁杂的生活、巨大信息量的干扰，会让文学处于边缘化地位，会挤压和牺牲一些文学的疆域，但这不是毁灭。这些收缩、沉寂，甚至牺牲也会给文学带来丰富的营养，好像是为未来的诗歌，为下一部伟大的作品做好准备，带来契机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类也是文学创造的。人类的历史、人类本身都是文学的产物。西方文化的一个源泉是圣经故事，比如夏娃来自亚当的肋骨，让我想起他者的自我化，也包括自我意识的形成与觉醒，这是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一个文学原型。它和中国盘古开天地的古代传说一样伟大。从亚当、夏娃两个人物出发，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人类文明关系的一种思考——男女的关系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难以理喻的基本的文明关系。夏娃作为一则故事，在这里也是文学的“产物”。语言与文学产生的重大意义和夏娃的诞生一样，使得人类获得了自我认知与觉醒的“第二性别”。艺术家掌控了语言与文学，语言与文学使得人类构建起了和世界可考的文明关系，语言使得人类与世界有了联系与交流。有了文学书写后，通过文学我们了解自我，面对自我，确立和世界的关系；靠文学我们获得了广阔的视野；阅读文学就是阅读我们自己。过去，大中华总是将四周的蛮夷（更别说海外了）视作“非我族类”。通过文学我们理解别的群落，文学是可以保留人类生活的秘密钥匙，她让我们凝聚在一起，让我们找到故园、亲人，让我们彼此可以辨识。文学的传播让四海一家。

其次，文学比历史甚至更加真实、可靠。文学记录和传达了人类的梦想、创造、想象、痛苦、焦虑、灾难、战争、狂喜、欣悦等等真实生存状态；文学的存在证明了人类的存在；文学的历史保证了人类的历史，承担了人类的共同命运，仅仅从这一点来说，文学比历史学更加真实、可靠，值得信赖。诗人和作家也在文学中存活，在各种语言中永存。历史常常是一笔笔的糊涂账，历史学家们用尽一切办法去接近真相，但多难啊。我举一个例子，那是发生在齐庄公六年（前548）有籍可考的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。齐庄公姜光看中重臣崔杼的妻子棠姜，并趁崔杼外出时跑去他家约会，还将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。崔杼发现后，遂设计杀死了姜光。姜光虽然被杀，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，齐国的太史对此做了记录：“崔杼弑其君”。崔杼一怒之下，把太史杀了。太史的弟弟接着写，照样被崔杼杀害。太史的二弟接着再写。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，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，准备照实继续写。崔杼见如此杀下去，反而有欲盖弥彰之嫌，只得罢休。如果崔杼手中的屠刀一直高举着，史家再多也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。崔杼为隐恶而滥杀史官，影响恶劣，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便开始采取口传史实的办法，或是多用“曲笔”以避祸。孔子写《春秋》，也用所谓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“春秋笔法”，以求“微言大义”。孟子则说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”（《书》，指《尚书》）。

诗歌与文学就像是一种古老的病毒，是与生俱来的，隐藏在人类的基因当中，科学家们是难以发现的，由人类携带着。我们常常不知道最早的或者说第一首诗的作者是谁？《诗经》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具体作者就无法考证。其实，“她”有一个共同的作者，就是我们人类族群。因为在人类早期，不同族群的神话、史诗在想象力的原型意义上都有许多共同性和一致性。这种病毒是有益于人类的自身生存、繁衍、发展的，诗人是人类想象力、创造力的守护神，就



像我们古代的“巫”——一个独特的群体。后世的诗人们混杂于芸芸众生中，有时他们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笔下“甲板上笨拙的信天翁”那样受尽嘲弄，命运注定了他们身上诗性的焕发要经受更多的考验和磨难。我相信，诗歌是最初也是最终的艺术形式。

斯塔文斯：我很喜欢关于“文学是人类正史之外的历史”的说法。“正史之外”，我指的是“另一种选择”，即不注重具体事件，而是内在的探索、情感范畴。倘若列举对欧洲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，我们会谈到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的兴衰、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和基督教的巩固、启蒙运动和以法国大革命为最高潮标志的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等等。但这样的列举并未囊括最基本的因素——欧洲人的精神生活。

源远流长的文学河流包含了他们的精神：从《伊利亚特》《奥德赛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从索福克勒斯、欧里庇德斯到奥维德、马基雅维利，从狄德罗、塞万提斯到蒙田、丹尼尔·笛福和歌德，当然还有最完美的作家福楼拜。精神生活，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被叙述的，除非我们能神奇地运用最杰出的文学叙述手段——史诗、诗歌、戏剧、论文、散文、小说和故事。我称之为“奇迹”。因为每每打开这些作者的作品，神奇的内容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。是什么促使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文化思想？有如此多的古老文明——闪族人、腓尼基人、埃及人——他们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。我们了解他们的建筑、商业、农业方面的成就，他们的宗教观念，他们的战术，但是我们无从得知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
哦，精神世界！我有次曾读到：“如若都柏林城被毁，我们可以通过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重建她。”我是否也可以从情感层面上说，如果爱尔兰民族消失，我们仍可以在这本小说中探知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；以此类推，可以从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得到对法国人的不可超越的描写；在查尔斯·狄更斯作品中找到对英国人的描写；在《堂吉珂德》中找到对西班牙人的描写。

我同意您的说法——虽然世上的读者减少，却不至于消失。或者说，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神秘俱乐部、一个文学社团，没有它的话，世界不复存在。有时候我想，小海先生和我都拥有的、类似的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安慰，如我们这样理解诗歌价值、认同诗歌比其他艺术更具魔力的人不多。正因为我们的“小众”，才提出一套理论来自圆其说；但是内心中，我知道这种想法是正确的。为生存，人类需要给自己讲故事。这种需要和呼吸、吃饭、男女之事等等同样重要。我不清楚动物是否做梦，但是我知道，人类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：我们能讲述自己的梦。

另一方面，我承认我喜欢“读诗的人很少”这个事实。对我来说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二十、五十或百人俱乐部的一员很难，而把自己作为一个拥有百万人参加的组织的一员就更难了。而诗歌的定义是：精英的、私人的，仅用他的魔力征服读者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在乎某本书的读者有多少人，重要的是这些读者是这本书真正的读者，这本书是为这些读者所著。我认为，在文学中存在一种“预设”：不仅是读者选择书，书同样选择读者。

所有文学类别中，诗歌具有直击人心的惊人能力。诗人的流派各异，沃尔特·惠特曼和巴勃罗·聂鲁达如同先知般早已了解了诗歌。他们并不赞同诗歌是诗人自身与自然交流的个人表达的浪漫观点。惠特曼和聂鲁达认为，诗歌是与人的内心交流。他们希望借由自己的诗句探寻大众的情感，解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方式，谈压迫、贫穷



和不公正，用语言达到这些目的。

这并不是写诗的唯一方法，但是勾画了诗人的社会角色——质询。当他人选择沉默的时候，敢于表达意见；用语言诉说与现实的反差。其他艺术亦能如此，但是没有哪种艺术能运用像诗歌一样的语言。是什么使你成为一名诗人呢？

小海：我成为一名诗人很意外。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在一个无论是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、闭塞的乡村，绝大多数村民都不识字，和胡安·鲁尔夫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笔下的村庄相类似。我父亲是个“敬惜字纸”的乡村教师，有一点古典诗词方面的藏书。我一开始接受的诗歌启蒙教育是中国的古典诗歌。当我还是个小学生、坐在父亲自行车前杠上的时候，父亲就教我背诵了许多古诗词。谁没有一个读过师范、一辈子只在乡村教书、皮肤晒得黝黑的父亲，谁就没法理解作为他的长子的求知欲会有多强烈。他经常跟我讲书上的故事和村外的事情，我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（分别是会计、拖拉机手、医生）也都是讲故事的能手。能成为一名父亲梦想中“神圣”的诗人和作家，过“另一种生活”，是我在他任校长的学校开始“学习写作”时的最初动机。真正促使自己拿起笔进行诗歌创作的直接诱因，除了部分古典诗词、中国现当代诗歌，就是外国文学，特别是受外国诗歌的影响。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、80 年代初，我已经是一个狂热的文学少年了，把能找到的文学类作品几乎读了个遍。

我们这一批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、80 年代接受大学

教育的写作者，外来文化、西方诗歌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占了主导地位，这是由时代大气候决定的。当时，文艺思潮正好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特定大前景下，西方文史哲方面的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。可以说，我们都是喝“狼奶”长大的一代。当然，换一个角度，我们所读的已经是外国文学的汉译本（极少数能直接阅读原文者除外）。从广义上说，翻译文学也已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了。当时能找到的作品好像总也跟不上我如饥似渴的阅读速度。随着对西方文艺作品的不断解禁，一些以前甚至闻所未闻的苏俄、欧洲、亚非拉文学作品一时扑面而来。那些诗篇中的希望与幻灭、爱情和梦想、哀伤和死亡以及有关人类共同理想和社会变革的主题，令我沉醉。这些“摹本”，刺激了我最初的创作热情，促使了我文学梦的生成。记得我很快就跳过西方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，直扑欧美当代文学。教授所研究的拉美“爆炸文学”在陆续翻译进来后，就曾深深震撼了我。记得我的好朋友韩东——他大学毕业后在西安财经学院教书——从遥远的陕西省图书馆帮我借阅到胡安·鲁尔夫短篇小说集《平原烈火》后邮寄给我阅读。鲁尔夫的小说让我激动无比，感觉他就是我的一个“亲人”，写的像是我们自己村里发生的事情；他小说中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边，让身处千万里之外、异域的我产生如此的亲切感和信赖感，好像他曾真切地在我们中间生活过似的。至今，鲁尔夫的崇高地位在我心中无人能够超越。这也证明了文学自身的力量，说明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。奇怪的是，这些文学作品帮我打开外部世界的同时，并没有让我自卑，反而能让我更好地审视自身，并激发我的个人勇气和文学雄心。教授，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？我也想听听你阅读诗歌和文学作品的体验？

斯塔文斯：我不是诗人。事实上，年轻时曾厌恶诗歌，我曾认为诗歌浮夸而无用。那时候我更喜欢读小说、故事集、传记，或者是剧